

編者按

在「戰爭與歷史意識」一組評論中，中日韓和德國的四位作者指出，歷史意識不同於歷史研究和編纂，而是研究個人和集體對過去的理解及認同（薩勒），是建立民族國家正當性的重要手段（白永瑞），或是被輿論和意識形態打造出來的感情記憶（孫歌）。由此，我們才可以明白，為甚麼2005年初尚在期待2005年是「東亞共同體元年」，事實卻是中日韓三國衝突日益升級，爆發「歷史之戰」（白永瑞）；雖然中韓兩國共同敵人是軍國主義的日本，但並沒有造成中韓之間的連帶感（孫歌）。如高橋哲哉所言，參拜靖國神社是東亞三國歷史問題的核心之一；他分析揭示被祭者的身份不過是由國家政治意志精心挑選出來的，而不是小泉所辯稱的尊重死者是日本文化傳統，從而戳穿政客的託詞。歷史是不斷在修訂中的活故事，所以，為了當前和未來需要，不同國家中的不同流派，都在不斷分析和擴大某種歷史記憶。那麼，今後人類有可能超越國家意識形態，突破民族、地區、歷史認識的差異，去尋求平等的、同情地理解對方的民間溝通方式，以達致真正和深刻的相互了解與共識嗎？

本期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欄目，黃力民的文章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東戰役的一些基本史實，並提出了一些異於以往研究資料的見解。何立波的文章是對漢奸殷汝耕在1931年到1945年間建立的冀東偽政權的研究。

「政治與法律」欄目，閻東的文章從結構－功能的視角探討了中共作為革命黨的特徵，指出其功能發揮主要以意識形態－武裝鬥爭模式為特點，其政黨結構上的革命黨特徵，也內在指明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所面臨的困境。宋玉波、劉勇恆的文章以蘇／俄政治轉型為例，來說明只有基於合法競爭的適應民主潮流的政黨政治才有生命力。吳非的文章探討了蘇俄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和變異性，認為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當年的列寧一樣，

在意識形態方面面臨著同一個問題，即塑造甚麼樣的意識形態，列寧在當年是找到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，可普京卻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。

「經濟、社會與傳媒」欄目，程金福的文章對中國黑龍江省「沙蘭洪災」的報紙報導進行案例分析，由此透視了在媒體市場化發展的推動下中國大陸媒體在「跨地區監督」領域所發生的變化。

「人文天地」欄目，沈睿的文章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高等院校中的婦女研究學；林鴻鈞、吳德淳的文章是對影片《鬼子來了》的解讀；劉晨光的文章則從亞里士多德的「政治科學」的研究方法和寫作形式兩方面出發，主要通過對《倫理學》、《政治學》和《修辭學》三部著作的整體勾勒，力圖論證亞里士多德的「政治科學」與現代含義不同，並展現和還原其作為「古典政治哲學」的本質。

「書評」欄目，劉進的文章是對應星的《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》一書的評論。